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弘明集卷

十九至
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

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

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

臣安宇樂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卷十九

唐 釋道宣 撰

內典序

奉齊司徒
竟陵王敬

梁沈約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
並識同奔隨緣受業人天異軌動殊貫苦樂翻回愚
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驚擬燄颺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
劫之遙路精靈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恒品蓋亦含

生之一至於並首爭馳斯固未或異也至於覆篲無始之初成功斷籌之末塗遙業遠妙軫遐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二九包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十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輪轉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梁五道登四衢之長陌遊一乘之廣路斯既已事盈方等義滿神宣逮于大權協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慈悲亡身著乎非已行符四等道升十地若乃靈性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無待

學成孤策獨驚莫知所限結習紛綸一隨理悟又有捐
情屏慮身心靡欲厭生死之長勤眷寂滅而投軫遙然
自得漏累煙銷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雖會理共源而
萌情或異是故高心邈行分路同趨忘懷屏欲殊塗一
致或草礫身體投骸林澤內亡形相外馴兕虎或坐臥
行立迹不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
戒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春鮪時登而耿介長蔬
忡但在念妙迹匪遐神塗密邇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

能藉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靡執俱處三界
獨與神遊包括四天卷舒萬劫聞片義而陟道場受一
言而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迴聖迹寢息神光
既負橐以從師亦栖林以綜業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妙
吼遐徹鸞音自遠若夫又跪運心期誠匪迹而導達神
功照啓未悟唱說之美義兼在斯暨九土殊風八方舛
俗遊化所包事出弘獎皆足以遷光淨域登儀寶地並
黜華翦飾破愛辭親鼓柅無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

已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植緣曠劫雖復
容服未改而戒德內弘瞻毗耶而聳轡望波斯而迴軫
駕四禪之眇眇汎八解之悠悠若乃十號尊崇三達靡
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能仁權迹四門既非悟道
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天人瞻慕髣髴興情
彫金範玉圖容寫狀靈儀炫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
功或資髓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能章八彩
瓊華九色至乃齒髮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

閻浮神光陸離星繁於淨刹若乃乘此直心推誠闇往
則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霏霧委此又昭被
象譯輝映縑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彪著往
迹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舛則至於叶暢心靈抑
揚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史
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
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褒理卷分或詞義離斷或
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

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羣
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真俗兩書遞
相扶獎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撤網去網仁惠斯在變民
遷俗宜以漸至精粗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辨情靈栖
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
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
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
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鑣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

已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入道之筌蹄羣生有悟於此也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於玄圃園安居寶地禁苑皆克供具珍臺綺榭施佛及僧震玄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妙果十住讚其祥緣踐二氣而業升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捨寶軀爰及輿冕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力普被

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饗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
海得隨理悟墜體翱翔塗不遠斯復十方三世咸證伊言
茲誓言或騫無取正覺

南齊竟陵王發講疏

并頌

大矣哉妙覺之爲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垂
訓以汲引爲方慈波慧水雖可漑而莫知其源者也靈
篇寶籍遠探龍藏蓋無得而言焉至于義指天山之表
文隱交河之外又非斷籌所能筭也逮于祇樹菴園之

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土莫不恒沙之一
焉而詞源海廣理塗靈奧雖字流附響萬軫同起分條
散葉離文析句未或暨其萬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
地道冠生知樹寶業於冥津凝正解於沖念若夫方等
之靈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而啓其室也秘藏
之被東國者靡不畢集皆繕以寶縑文以麗篆凝光瓊
筍炫彩瑤璠思欲敷震微言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
二月八日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

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於邸內之法雲精
廬演玄音于六宵啓法門於千載濟濟乎寶曠代之盛
事也自法王已降暨于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
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氣氤緒法昭
晰遺筌標聲妙住騰華寶蓮文摘龍藏義溢中天惟王
稟照道冠增璿星羅寶幄雲開梵筵思馳春馬理析秋
蟬靈場絢彩正水興蓮乘茲上果永尊芳緣

南齊竟陵王解講疏二首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塗因方導理必同肖天之質
是以表靈邃瑞誕聖王宮駐彩辰緯停華日月故能積
慈成聖累妙成空坦照路於道場拔迷根於苦岸弟子
蕭子良滌盥煩襟栖情正業肅萃僧英敬敷慧典密藏
與文雲開雨散今魄眷丹達日弦上朔止步凝想空明
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在茲乃飾筵藻殿張帷盛卽
潔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藹雲迴秘理探微玄

況悠邈宗條既舉窮功允就論堂卷座義鼓停音乘此
芳緣將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

夫妙極衆象湛恩必通理冠羣方有感斯應自鸞音輟
唱圓光寢輝委華之相不傳踊地之符已遠行言入道
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效隔於俄頃若非積毫成仞累
燭爲明無以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
惟日不足者也故敬集名僧演敷奧籍震微起滯輪動

雲迴月殿含呂魄弦上日甘露既窮輟言寶座卷文罷
席衣屣相趨仰惟先后稟靈娥德叶景軒度道載華嶽
化洽汾陰早棄蘭宮夙違椒掖千乘不追萬鍾靡及終
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歆報之誠恩隆於永劫敬捨軀服
以克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覺仰願聖靈速登寶位越
四天之表記十號之尊惟茲三世咸證於此敢誓丹衷
庶符皎日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劉虬初爲當陽令後爲南郡
丞頃之自免始事拂衣時年

三十二論者比漢疎邴馬遂辟穀却粒餌木衣麻布衣草屨茅室土帳禮誦長齋六時不闕世諦典籍不復修綜慕書小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頗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注法華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齊建元初詔徵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文宣深以正法以虬精於釋理要其東下與虬書曰

蕭子良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幸
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
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痗
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漓代襲

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警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穢已以闇通或謬歌以明道屠羊駘馬未足磷其堅佯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官楚蕃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擁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閒襟長慕出槩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迴駕之念徒軫式閤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

文緇林枯而重菴昭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滔所謂忘言
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高踰愛
海比策禪衢沾濠射之冥遊屈祇鷺之法侶闡三乘於
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
至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修經法敷廣人
賤璣璫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鬱罫網有節鱗羽
偕翔至於層山絕澗環帶畿畝膏田沃野亘望無躔信
可以招往隱倫栖集勝寄故文舉築室治城之阿次宗

植

闕西山之

闕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每

踐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遷復何懷乎四子
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
諒有以也未敘之間爲道自愛一二令凌琚之口具王
元長之詞也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价辭趣翩翩足有
才藻實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伸復咨嗟彌用欽想

此子含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歡林漱養志南
荆可與卞寶爭價韜光梵服固同隋照共明雖顏段之
栖遲偃仰楊鄭之寂漠恬淡取之若人信可同日而語
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謚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菩
薩行之而不難白衣居士即之而方易逝將燭昏霾於
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靈嶸之留風鏡貞林之絕影僕
栖尚既同情契彌至而悠悠京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
遠邇冥交曉曙疇得寫析深襟辨明幽旨迹生滅之中

談究真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邑居問道之次
具爲敦請此蘭山桂水既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朋往
非以一爵相加豈其旌蒲爲分直闇投誠素庶必能玄
了脫悠爾來儀想時加資遣也

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庾杲之

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宗
鐘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闇投之懷不以
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語言夢想清顏爲歲已

積以丈人非羔鴈所策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諒有
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徇功晦不標
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爲心廣敷真
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式筵山阿虛館川渙實望賁然
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閣哲王愛素致吾
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爲
仁由已且陵雪戒途非滅跡之効鴻鐘在御豈銷聲之
道已標異人之跡故有同物之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

會愛閒在我觸地蕭條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弘思有

在不俟繁言

虬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爲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移在江州白雲徘徊似入欄戶有異香氣空中磬聲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者數百人餘論爲集二十四

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謚法高人庾詵曰道懷博聞曰文何進之謚也陳寔曰文爲世範行爲士則通謚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數千未嘗膝行下風稟承餘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敬默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笻日夜掃門會不覩千仞之一咫萬頃之涓澮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載之恨幽貞子虞孝敬曰其子之遺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爲傳云

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麗天著明玄象軒臺在嶽
渺聽良書是以道彌隆而禮愈縟德彌溥而事愈泰此
蓋彰至治之尊牧生民之本也伏以大光嚴殿侔神垂
則冲天開宇功深大壯事協文明儀辰建極切靈啓構
照燭三光含超百堵咸謂心華所表復非良匠之力神
通所現不藉子來而成實唯淨國固絕董落之禮高邁
釋宮理無鹿鳴之宴竊惟妙勝之堂本師於茲佛吼摩

尼之殿如來亦闡法音伏希躬降眸容施灑甘露油然
慧雲霈然慈雨光斯盛業尊彼蒼生履天居而說無相
同真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俗也同真化俗至矣哉一
舉而三美顯豈不大乎與彼陁山之上僊巖之下西都
鳳皇負陽鸞駕安足同日而語哉敢露丹愚伏待矜遂
輕干聽覽流汗戰懼謹啓

答請御講啓救

梁武帝

省啓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二日惟日萬幾今

復過之年耆根熟氣力衰耗荷此黼宸有踰重負日中
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爲勞楚君盱食方
今非切未明求衣聿來弗休晝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術
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民安乃
當議耳越勅

重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綸臣紀言一日輕最上聞願垂法雨天鑒凝遠
未蒙降遂預均藥木誠同器水徒美春華還憐秋藿伏

惟陛下德冠受圖道隆言契四三六五不能喻十堯九舜無以方而秋風動條尚興未息之念一物失所猶起納隍之仁方留衢室之情未義石渠之講竊以神通所現一念萬機大權所行應時三密猶處禪寂影現十方一起道場已爲八會豈與吹律之后均熊湘之勞鑄鼎之君切風雨之務伏願以平等慧行如來慈爲度蒼生降希有事使朝滿一乘情皆十善智珠法炬人人並持四忍五明家家可望謹冒天威重以聞啓翹誠注仰伏

希允遂使北冀無山豈自高於曩日南陽迴景不獨隔
於當今謹啓

重答御講啓勅

梁武帝

省重啓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所懷亦不異前答緣邊
未入國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須經計其餘繁碎非可具
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兼歛附相繼賞與未周怨望者
多懷音者少漢世渾并賈誼亦且流慟魏室無虞楊阜
猶云可悲況今爪牙腹心不貳之臣又論道帷幄之士

四聰不開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寄晝厲夕惕如履霜刃以朽索馭六馬豈足爲喻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日汝等必欲爾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講道義也越勅

又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綰臣綸臣紀言敢藉寵靈頻干聽覽再降神旨未垂臨燭伏以皇政廣覃天覆悠遠海河夷晏日月貞明洛水有稱蕃之胡蘂街有歸命之虜春戈已戢秋塵不飛

槐棘均多士之詩貂璫有得賢之頌聖德冲謙劬勞日
昃猶以時多禹歎物未堯心百辟慚惶羣司聳蕩臣等
或三善靡聞或一官不効嗜鮑逢宰相之請學儉得叅
軍之譏而自以結根天苑竊高前載是以匪懼塵黷復
敢上聞伏願樂說大慈特垂矜許放光動地不以法妨
俗隨機逗藥不以人廢言俾茲含生凡厥率土心花成
樹共轉六塵鏡裏得珠俱開三障於其誠願孰不幸甚
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又答御講啓勅

梁武帝

省汝等啓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安知天下
負重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
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行雖異曩日但知
講說不憂國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亡繫于苞
桑斯則乾乾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之一二具如前勅
越勅

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啓舍人徐儼奉宣勅旨無礙大慈不違本誓來歲
正月開說三慧經伏奉中詔身心喜躍飢蒙王膳比此
未踰貧獲寶珠方斯非譬伏以元正慶流大裘禮畢慧
雲續潤法雨仍垂出世洪恩與陽春而布澤俾茲含生
隨藥木而增長懽同萬國福浹九圍豈直愚臣得未曾
有謹宣今勅馳報綸紀具爾相趣無辭上謝謹啓

奉請上開講啓

臣綱言竊以真如無說非筌不悟極果不應注仰斯通

故器有水緣方見圓曦之影藥含長性得隊慧雲之慈
伏惟陛下玉鏡宸居金輪馭世應跡有爲俯存利物不
違本誓開導愚蒙驅十方於大乘運萬國於仁壽豈止
冶斤田粟功侔造化疏江決河削成天下智高九舜明
出十堯頰徒鑾蹕降甘露雨天人舞蹈含生利益是以
背流知反迷岸識歸臣自叨預趨聞渴仰無厭一日冒
陳丹款伏希復轉法輪未迴聽卑之恩尚絕愚臣之願
悽悽寸志重敢披祈伏願將降一音曲矜三請被微言

於王舍集妙義於寶坊聖心等視蒼生猶如一子遂臣
之請即是普被無邊如蒙允許衆望亦足兩肩荷負豈
敢爲喻不任下願謹啓事以聞謹啓

答請開講啓勅

梁武帝

省啓具汝所懷法事既善豈不欣然吾內外衆緣憂勞
紛總食息無暇廢事論道是所未遑汝便爲未體國也
越勅

重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網啓丹願懇誠屢冒宸扆寶希降甘露雨普被三千
天聽孔邈未垂鑒遂旱苗傾潤豈比自憐暘鳥思林寧
方渴仰近因大僧正慧令伏啟重祈降逮勅旨垂許來
歲二月開金字波若經題殊特之恩曲應愚請稽拜恭
聞不勝喜躍身心悅樂如觸慈光手足蹈舞義非餘習
伏以香城妙說實仰神文潤方雲雨明踰日月能使迷
途識正大夢均朝梵志懼來天魔遙禮提桓所聽而今
得聞波崙所求希世復出其爲利益深廣無邊九圍獲

悟十方蒙曉雖復識起初流心窮後念方當共捐五蓋
俱照一空巍巍蕩蕩難得爲喻臣仍屈慧令續宣此典
大乘普尊實由聖慈伏筆罄言寧宣戴荷不任下情謹
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般若經序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了觀導五濁而超
津譬茲烈炎遠衆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
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域弘其妙說彌勒表字於圓光帝

釋念善於明呪受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
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萬法之本源也皇帝眞
智自己大慈應物送迎日月緯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
緝五際之頽俗出臨衢室退事齋居非以黃屋爲尊每
以蒼生爲念德遍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慙
勲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乘踳駁五部乖謬
訶黎狹劣徒仰黑月之光毗曇褊滯未見沈珠之寶自
聖皇應期探盡幾妙決散羣迷摧伏異學極天宮之浩

博窮龍殿之秘深於是大發菩提深弘般若永斷煩惑
同歸清淨潤甘露於羣生轉法輪而不息上以天監十
一年注釋大品自茲已來躬事講說重以所明三慧最
爲奧遠迺區出一品別立經卷亦由觀音力重特顯普
門之章登住行深迺出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悟
新學者焉大僧正慧令蓋法門之上脊亦總持之神足
願等須提之問遂同迦葉之請迺啓請御講說斯經有
詔許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金字般若波羅

蜜三慧經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蓋江左已來
後庭遊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世屬威夷主多
奢替舞堂鐘肆等阿房之舊基酒池肉林同朝歌之故
所自至人御宇屏棄聲色歸傾宮之美女共靈囿於庶
人重以華園毀折悟一切之無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
方固捨茲天苑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集僧侶肅肅神
宇結翠巘之陰峩峩重閣臨丹雘之上廣博光明有邁
菴羅之地身心安樂實符歡喜之園于時三春屆節萬

物舒榮風日依遲不寒不暑瑞華寶樹照曜七重玉底
金池淪漪八德洞啓高門雲集大衆趨法席以沸誼聽
鳴鐘而寂靜皇太子智均悉達德邁曇摩捨三殿之俗
娛延二座以問道宣成王及王侯宗室等亦咸發深心
並修淨行熏戒香以調善服染衣而就列廕映蟬冕委
蛇冠帶排金門登玉階者濟濟成羣既而警蹕北趨榮
戟東轉門揚清楚傍吐香煙被淨居之服升須彌之座
八種妙聲發言無滯十方竦聽隨類得解甚深之義在

挹注而難竭樂說之辯既往復而彌新至於宿學者僧
亟淪偏執專杖數論未了經文變小意以稱量仰天尊
而發問於是操持慧刃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轍
莫不渙然冰釋欣然頂戴若蓮華之漸開譬言月初而增
長凡諸聽衆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書令何敬
容百辟卿士虜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及外域雜使
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驛途遙萬里仰皇化以載
馳聞大華而躍踊頭面伸其盡禮讚歎從其下陳又別

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寺夜覆制義並名擅龍象智
曉江河傳習譬於瀉瓶諷誦同於疾雨沙門釋法隆年
將百歲學周三藏識洞八禪說法度人顯名於關塞之
北聞中國應講摩訶般若經故自遠而至時僧正慧令
猶未啓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講也至發講之日又
有外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不識同集法座故知放
光遍照地神唱告豈勞馳象之使冥符信鼓之期會稽
鄮縣阿育王寺釋法顯修習苦行志求慧解既等鬱多

之思惟亦同波崙之懇到廼於講所自陳願力刺血灑地用表至誠昔剡體供養析骨書寫歸依正法匪吝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虛說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竝加班賚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躬務儉約體安非素常御小殿裁庇風雨所居幄座僅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內屏千鍾之宴膳夫所掌歲撤萬金掖庭之費年減巨億兼以博收地利同入珍於撓海盈息泉府譬言無盡於龍金故能不勞人

力無損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講也靈異雜沓不可思議一則宮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則大地震動備諸踊沒三則夜必澍雨朝則晴霽淑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捷推既鳴講筵將合重肩絰轂填溢四門而人馬調和不相驚擾五則所施法席止坐萬人而恒沙大衆更無迫迮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之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廚匪宿辦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氤氲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然發響十則同聲

讚善遍於虛空斯蓋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踊寶於昔
靈邁雨華於往瑞是時率土藻抃含靈慶悅願預福田
爭事喜捨上皆區其心迹爲發大願竊以一句奉持尚
生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報況廣運大乘遍揚正法等
發慧根同趨妙果方當秘諸寶函傳彼金字亘萬劫以
光明彌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無德而稱也小臣預在
講筵職叅史載謹錄時事以立今序御出同泰寺講

御講摩訶般若經序

蕭子顯

庖犧廼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六虛所以廣陳蓋
導俗之偏典非通方之大訓至如漢明自講局以儒術
簡文談䟽復謝專經猶靈若之觀井甃雲夢之在胷中
也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亶聰明而作元后十地斯在
俯應人王八福是生允歸世主玄覽無際眇塵劫之初
寂照所通該六合之外屈此無爲示同有學檀忍兼修
禪慧雙舉超國城而大捨既等王宮之時量珍寶於四
天又同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脫屣故以道駕

皇王事高方冊若非蘊生知之上德蓄機神於懷抱洞
比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此者哉金字摩訶般若波
羅蜜經者蓋法部之爲尊乃圓聖之極教開宗以無相
明本發軔與究竟同流與義雲霏深文海富前世學人
鮮能堪受皇上愛重大乘遨遊法藏道同意合眷懷總
持親動王言妙踰綸紱導明心之遠筌標空解之奇趣
乃摘以翠縑刻爲金篆衆具寶飾品窮無價芝英讓巧
金碧相輝雖榮光之翊河圖方此非瑞青玉之爲仙簡

於焉已劣皇太子承萬機之暇日藉聽朝之間覽壁彼
薰風願聞弘說殷勤奏請然後獲從以中大通七年太
歲癸丑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輿駕出大通門幸
同泰寺發講設道俗無遮大會萬騎龍趨千乘雷動天
樂九成梵音四合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造于道場而
建乎福田也既而龍袞輟御法服尊臨殿華紫紺座延
高廣上界莫之擬新學不能升天容有穆降詔音旨弘
捷疾之辯騁無畏之辭炙輠無窮連環自解恣所請問

渙然冰釋滯義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之不藏衢樽
之俟酌加以長筵亘陛冠冕千羣充堂溢雷僧侶山積
對別殿而重肩環高廊而接坐錐立不容棘刺無地承
法雨之通潤悅甘露而忘歸如百川之赴巨海類衆星
之仰日月自皇太子王侯已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
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義學僧鎮座一千人晝則同
心聽受夜則更述制義其餘僧尼及優婆塞優婆夷衆
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

館歸化人講肆所班供帳所設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二宮武衛宿直之身植葆戈駐金甲並蒙講饌別錫泉府復數萬人不在聽衆之例外國道人沙呵耶奢年將百歲在檀特山中坐禪聞中國應有大講故自遠而至機感先通咫尺萬里言語不達重譯乃宣三藏之解聖情懸照又波斯國使王安拘越荒服遠夷列參近座膜拜露頂欣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爲貴即有四入同時落髮先是寶誌法師者神通不測靈迹甚多

自有別傳天監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留心禮樂未遑
汾陽之寄法師以其年九月自持一麈尾扇及鐵錫杖
奉上而口無所言上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年矣其
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綰摺指迹之處宛然具存至是御
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
符是時歲云芳春每夕雨注法鼓晨鳴輒便清明時過
兩旬日盈三七陽和協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辰四衆
雲集懺禮纔畢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間

遍於十字左右靈相炳發金儀炫耀俄而左邊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起右腋下達于肩上聖御躬自虔禮大衆咸所觀矚故知現此面門證明義旨若夫多聞弟子內聖垂風右史記言實惟帝則乃命近臣纂錄時事凡厥諮諏罔不備舉或通釋已遠而疑審方來或宗致未聞而啓請先至其追審者皆是本習所懷或隔日異辰義成先後或雖伸往復終是一問聖旨並隨方酬接如響應聲萬物爲心事見乎此後之學者宜曉斯趣上弘

法歲久凡諸學僧遠近同集竝會京師而僧家之學師
習相守唯信口說專仗耳功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
上每爲之通解神彩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數
十精詳朗贍莫能追領舊學諸僧黯如撒燭弛氣結舌
無人不然萬衆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事非翰墨所能
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必開所立之義直是素有
心疑止來求決或發偈誦然後諮疑或請問既罷讚歎
發願或語畢還坐衆俱不識或諮竟乃去莫知所在容

服非常凡聖難測是講也東儲始啓止蒙七日諸僧鑽
仰欲罷不能重復伸請更蒙二七而請益之衆顯顯不
已上以國務久擁不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財遍施
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
奉親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供養經又施僧錢絹直三
百四十三萬六宮所捨二百七十萬上親臨億兆躬自
菲薄司服所職饗人所掌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
費則太宮一日將十萬生衣歲出千金上並不取別自

營給服麤浣衣器同土簋日一蔬膳過中不餐寒暑被襲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爲下牀旁無侍衛顧無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已誠起居之恒事禁中之實錄又宮人常格年給數千萬悉從停省無所爲留雖漢文衣不至地光武穀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寺塔及諸齋會不藉子來之民不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爲如法之

淨財量入爲出資無外取一役之勞計限傭賚故能構
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三元
所設衆止數萬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糾以爲巨
費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爲邑節欣欣請受
爭取福分不待號令不須課率黍稷馨香如期即至數
十萬衆饗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百姓善
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恒度府庫常畜固以天下爲公器
則秋毫無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生布施

二科此藏利益已爲無限而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
施食又別勅至到張文休日往屠肆命切鼎俎即時救
贖濟免億數以此爲常文休者先爲運吏輒散運米與
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惻然不許非唯赦其重辜
乃加以至到之目既非馮暖之市義又無汲黯之請罪
人微宥重過於昔時文休既荷嘉貸未嘗暫怠日中或
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幡負
擔馳逐家禽野獸殫四生之品無不放捨焉是時朝臣

至于民庶並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區其
心迹列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或捨財以供養者
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財入節供者
或捨財入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大衆者
或燒指供養三寶者或聞講啓求出家者昔如來化導
獲悟不同故法眼無生根性非一上並與其人同發大
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筵謹立今序

發般若經題論義

梁都講法彪

都講枳園寺法彪唱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制曰曼倩
云談何容易在乎至理彌不可說雖罄兩端終慙四答
夫實智不動至理無言湛然莫測超爾獨遠照盡空界
不運其明用窮有境不施其功無住住以之住無得得
以之得百福殊相同入無生萬善異流俱會平等故能
導羣盲而竝驅方六舟而俱濟成菩提之妙果入涅槃
之玄門三明不能窺其機七辯不能宣其實大聖世尊
不違本誓以方便力接引衆生於無名相寄名相說使

訪道者識塗令問津者知歸所以於王舍城大師子吼
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此經亦名爲大品經古舊相傳
有五時般若窮檢經論未見其說唯有仁王般若題列
卷後具有其文第一佛在王舍城說大品般若第二佛
在舍衛國祇洹林中說金剛般若第三佛在舍衛國祇
洹林說天王般若第四佛在王舍城說光讚般若第五
佛在王舍城說仁王般若其云金剛般若有八卷淮南
唯有校量功德一品即其本名金剛般若卷後題云佛

五時說般若此是初時說此土未有第二時說兩記相反難得承用大智論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止云光讚放光道行舉此三經不列五時此土有光讚放光道行三經放光即是大品光讚道行與放光無殊正以詳略爲異光讚起序品至散華品凡二十七品大本至散華有二十九品光讚闕無二品道行初起三段盡後囑累凡有三十品依大本除前六品猶應有八十四品道行闕無五十四品光讚道行與大品事義無異爲是出經

者辭有文質是爲在天竺時已分爲三部前注小品亦
開爲五別隨文析理非爲異處僧叡小品序云斯經正
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其文多者十萬
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中品但言四種不
說五時前謂僧叡小品序即是七卷般若隨從舊聞致
成差漏不遠而復庶無祇悔僧叡所言小品即是道行
般若何以知然以三事驗故知其然一道行般若尾末
亦自題爲小品二七卷有二十九品道行文有三十品

僧叡序三十品者不序二十九品者三僧叡序止讚道
行二字其文言云章雖三十冠之者道言雖十萬倍之
者行行凝然後無生道足然後補處以是義故知道行
經即是小品大品之名是道安法師出經後事道安云
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過爾時猶未名
爲大品前來小品後至小品有三十章大品有九十章
多少不同以相形待小大之名所以得生復有人言佛
說五時教第一時在鹿野苑轉四諦法輪乃至第五時

於雙樹間轉大般涅槃云大品經是第二時教淨名思
益是第三時教法華經是第四時教是義不然釋論言
須菩提聞法華經中說聲聞人皆當作佛是故今問爲
畢定不畢定是則聞法華在前說大品在後以是因緣
不得言大品經是第二時說又如二夜經中說佛從得
道夜至涅槃夜是兩中間所說經教一切皆實不顛倒
以是義知從尼連禪河邊初得道日乃至娑羅林中入
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中本起經云如來始成道優

陀耶還淨飯王問今者獨處思憶何事優陀耶答云世尊唯空苦樂非真淨飯王言災矣悉達一切皆有如何言無反矣悉達與人爲讎此是始成道時說般若波羅蜜高貴德王經言菩薩修行方等大般若涅槃不聞布施不見布施乃至不聞大涅槃不見大涅槃知見法界解了實相空無所有第九功德經言菩薩修大涅槃於一切法悉無所見若有見者不見佛性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於大般若涅槃乃至廣說以如是因緣故當

知初成道日乃至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三世如來皆由是生無相大法非可戲論豈得限以次第局以五時根性不同宜聞非一亦復不但止有五時往年令莊嚴僧旻法師與諸學士共相研覈檢其根性應所宜聞凡有三百八十人是則時教甚爲衆多一人出世多人得利益豈容止爲一根性人次第五時轉大法輪所言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經題立名凡有三意一以人二以法三人法雙舉辨意思益

是以人名經法華涅槃是以法名經淨名勝鬘是人法
雙舉此經立名以法名經離法無人離人無法云何得
言此經以法爲名般若若是實法人是假名此是人家之
法非法家之人猶如道諦是法寶攝是故此經得受法
名摩訶般若波羅蜜此是天竺音經是此土語外國名
爲修多羅此言法本具含五義一出生二涌泉三顯示
四繩墨五結鬘訓釋經字亦有三義一久二通三由久
者名不變滅是名爲久三世不遷即是常義通者理無

擁滯是名爲通一切無礙即是道義由者出生衆善是
名爲由萬行軌轍即是法義以經字代修多羅者修多
羅名通經名別修多羅名所以通者凡聖共有所以爲
通經名別者此土聖人所說名之爲經所以爲別以經
字代修多羅欲令聞者即得信解摩訶此言大般若此
言智慧波羅此言彼岸蜜此言度又云到具語翻譯云
大智慧度言彼岸度者蓋是國語不同此以爲非彼以
爲是此以爲是彼以爲非隨俗之說更無異義此中有

四意一稱德二出體三辨用四明宗大是稱德智慧是
出體度是辨用彼岸是明宗此中復有二意一者法說
二者譬說大者是法說彼岸是譬說即以彼岸譬於涅槃
云何是大義空是大義涅槃十八空云言大空者謂
般若波羅蜜空此經言色大故般若大不待小空名爲
大空大若定大不名爲大無得而稱是爲大義云何智
慧義能知諸法實相是智慧義能照諸法無生是慧義若
有照有得不名智慧無照無得而本圓寂是智慧義云

何爲度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煩惱爲中流以第一度濟於四流以是因緣名之爲度度若定度不名爲度無去無來是名度義又云到者以無生慧能證涅槃未到云到是體性能到故名爲到不見因有能到不見果有所到是名到義云何是彼岸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生死不異涅槃涅槃不異生死不行二法是彼此岸義所以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不修般若波羅蜜

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修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
言不世尊非修非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若
不爾云何當得薩婆若佛言菩薩摩訶薩得薩婆若如
相須菩提又問言世尊菩薩不以二法不以不二法云
何當得一切種智佛言無所得即是得以是得得無所
得又佛言色即薩婆若乃至一切種智即薩婆若色如
相乃至一切種智如相皆是一相無二無別以是義故
名般若波羅蜜若能離著取緣忘懷求理如響受聲如

幻聽法斯真可謂般若波羅蜜矣止誦初章更無異識
義乖傳燈心非受水豈能宣金口於慧殿散甘露於香
城潤良田之種子發菩提之萌芽譬坳塘之水隨百川
而入巨海猶螭螟之目因千日而窺大明豈知其涯岸
之所止泊寧見照燭之所近遠憑藉大衆宿植德本仰
承如來慈善根力儻有疑難冀能酬答餘有問答一十
二卷訪本未獲故其文蓋闕

謝開講般若經啓

梁簡文帝

臣綱言伏承輿駕臨同泰寺開金字般若波羅蜜經題
照迷生之慧日導出世之長源百華同陰萬流歸海幽
顯讚揚率土含潤臣身礙已來望舒盈闕甘露普被人
天俱萃波若魔事獨在微躬馳係法輪私深剋責不任
下情謹奉啓奉承謹啓

答謝開講般若啓勅

梁武帝

省啓具之爲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經發題始竟四衆
雲合華夷畢集連雨累日深慮廢事景物開明幽顯同

慶實相之中本無去來身雖不到心靡不在善自調養
慎勿牽勞尚有兩旬日數猶奢今雖不同後會未晚也
吾始還臺不復多勅越勅

廣弘明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卷二十

唐 釋道宣 撰

上大法頌表

梁簡文帝

臣綱言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在乎
奚斯考甫神雀嘉樹或止事乎區中慶昭乎一物猶且
手舞足蹈傳式方來況廼道出百非義高三代而可閣
筆韜詞詠歌不作者也伏惟陛下天上天下妙覺之理

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垠躬
紆尊極降宣至理澤雨無偏心田受潤是以九圍共溺
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佛法之勝事國家之至
美稽之上古未有斯盛雅頌之作不可闕也謹上大法
頌一首曹丕從征之賦劉坦遊侍之談曾無連類伏兼
悚慙不勝喜悅之誠謹遣狀詔鍾超寶奉表獻頌以聞
臣綱謹啓

大法頌

并序

皇帝以湛然法身不捨本誓神力示現降應茲土龍顏
日角參漏重瞳衡表連珠文爲玉斗自納麓開基天地
之德已布封唐啓跡日月之照光明百揆之序方舞九
河之尊均禹尚弘事殷之禮且屈在田之則自五昴朝
飛告赤文之瑞其雨七日受綠色之符神器有歸鼎運
斯集焦門馱棄德之君鮪水發白旄之陣然後受皇天
之睦命當四海之樂推豈假祀蚩尤於沛庭託河冰於
王霸于時鳳鳳音梵裂序蒼蒼舛度乃選五石以補之坤

軸傾斜積冰發坼乃緯九藪而正之陰兔兩重陽烏三足乃定王業以暉之攝提垂方孟陬失紀乃置清臺而辨之維冠冕於已頽綴珎珎於旣毀自憑玉几握天鏡履璿璣而端拱居巖廊而淵默於今三十有二載也是以天德一於上地數二於下復朗參辰不易日月兩曜如合璧五精如連珠禋宗類昊虔丘禮澤敬行五祀功被百神川嶽呈祥風煙効祉青雲干呂黃氣出翼聽隄山之威鳳製大夏之貞筠陽管叶春雌鍾應律上林之

課匪疎相府之占無謬奏六英於若水張咸池於洞庭
秉翟動和天之樂建華宣易俗之奏協律有淢淢之序
典樂致雍雍之節詩書乃陳綰縹斯備蒲輪受伏生之
誦科斗薦魯宅之文蒸栗殺青玉牒石記填委廣內暉
煥麒麟置台命袞法河依嶽建職樹司區雲祥火高山
容與赤馱邇也色麗文翬章研織烏諫鼓高懸芻言不
棄肺石通惋書謗橋板草名指佞便辟去朝獸稱觸罪
姦回放黜是以龍翔鳳集河濂海夷露下若飴泉浮如

醴桂薪不斧而丹甑自熟玉臯詎牽而銀甕斯滿河光
似羃樹彩成車氤氲四照暉麗五色神明磊落徵祥布
獲金鱗鐵面貢碧帑之暎航海梯山奉白環之使戴日
戴斗靡不來王太平太蒙無思不服方叔召虎之臣均
輦應鼓之將秉龍虎之秘韜握朱玄之異略受賑於廟
堂之上揚威於關塞之下出玉門而直指度金城而奏
策蕩雜種之殘妖匡中原之塗炭北臨地脉西出天渠
昆夷罷患夙沙自服獲犬戎之鹿懸密須之鼓藁街有

受纓之虜詔水觀受降之首四表無塵六合共貫皇德
隆矣太平之風浹乎無外矣天子內韜無生之至慧外
應體乾之弘跡將欲改權教示實道遣方便之說導化
城之迷乃端宸神居吁而言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
射服齊宮於玄扈想至治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裳視萬
乘如脫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
金玉於川岫棄琴瑟乎大壑卑躬菲食茨堂土階彤車
非巧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也解網

放禽穿泉掩齒起泣辜之澤行扇暘之慈推溝之念有
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未
階乎出世也紫府青丘陁山漳水敦河上之道文悅岐
伯之章句甘泉啓太一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
羨門之誓不期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在諸已
篤而爲論彌有未弘雖獲寵從之禪終墮長生之難徒
階三清之樂不祛八倒之境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
之闇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

岸於是莊嚴國界建立道場廣行利益開闡佛事驅彼
衆生同濟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
靡如憑津濟咸賴歸依暄乎若朝日之開衆華霈乎若
農夫之遇膏雨功德之翼已圓智慧之門必備以為般
若經者方等大法峻極靡際深邃無底籠萬善乎無相
兆九垓而無邊譬猶枝川派別入大海而同味衆芳雜
彩到須彌而一色空空不著如如俱會不合不散無去
無來種覺可生允茲佛母羣典弗逮是號經王乃欲震

一音雨法雨示五眼引重昏昭陽紀歲玄枵次星夾鍾
應乎仲春甲申在乎吉日將幸同泰大轉法輪茲寺者
我皇之所建立改大理之署成伽藍之所化鐵繩為金
沼變鐵網為香城照神光於熱沙起清涼於炎火千櫨
截孽百拱穹隆紅壁玄梁華椽玉砌三階齊列四注周
流上玉翼而捫天飛銀楹而蔽景虹拖蜿垂承薨繞檣
蓮抽井倒冒宇臨窻彤彤寶塔既等法華之座峩峩長
表更同意樂之國下鑿白銀之塹傷暉金薄之甍高門

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無假鳳皇之瑞金輪燭
日玅臨淄之地下層臺累駕邁宛委之空飛夏宇凝霜
溫室含煖雕樓之內滴動而響生洞扉之裏鶴歸而氣
激幢號摩尼旛懸金縷盤徑十丈鈴圍四斛舒七寶之
交枝流八功之淨水地芝候月天華逆風法鼓夜鳴聲
中聞法瓊枝旦動葉裏成音妙德陽之宮麗未央之閭
故銅欄三丈追嗤井幹玉樓十二遙恥神仙譬彼清涼
之臺同符蘭臺之寺忉利照園之東帝釋天城之北故

以辛壬癸甲綿蠻靈靈吁哉其不可狀鏘鏘盱盱瓌譎
雜錯邈乎其不可名於是璧日揚精景雲麗色薰風徐
動淵露微垂後距屯威前茆警列武校星連鴻鐘吐響
運天宮之法駕啓天路之威神百靈扶持千乘雷動六
虬齊軫七斗垂暉雲罕乘空勾陳翼駕超光躡景日被
天迴金蓋玉輦豹服鼉鼓纖驪沃若天馬半漢綠弓黃
弩象飾魚文欣飛案節不勞斬蛟之劍虎賁弋羽豈假
鳴烏之射湛湛奕奕麟麟赫赫出乎大通之門天子降

彫輦之貴行接足之禮頂拜金山歸依月面如聞萬歲
之聲若觀六變之動於是乃披如來之衣登獅子之座
均百慮之紛總愍三請之懇懃啓真慧之深宗明度彼
之弘教二諦現空有之津二智包權實之底大乘豁其
靡礙道心究其歸涯因果之攝不運而行真俗莫求弗
動斯到不以二法會乎中道盡佛淵海入佛法藏極修
妬之妙典研龍宮之秘法宣娑婆之奧旨闡衆聖之微
言正水既沾邪難自息慧日普照毒霜並消除黑闇於

四生遣無明於三界巍巍乎若彌樓之在巨海穆穆乎
譬衆星之繞圓月于時天龍八部側塞空界積衣成座
散華至膝三千化穢土之質火宅有離苦之期惡道蒙
休泥犂普息詵詵學侶濟濟名僧皆樂說如辯才智慧
如身子踰乎青目黑齒高彼廣膝赤髭咸符寫瓶之思
並沾染艷之施如金復冶似玉更彫聞所未聞得未曾
得鬱搖動色請益無勸百司具列簪履相趨豐豹焜煌
華綬苒弱謂舍衛之集大林之講無以過也將令一一

佛性逢了因而俱出一一佛土咸遣二而除三比夫歌
南風尚黃老臨辟雍講孔宅么麼安足而語哉炬于三
月甲辰法席圓滿如來放大光明現希有事雄雄吐色
珠火非儔瞳瞳上映丹紫競發榮河恥其祥潤汾陰陋
其暉影掩入殿之紫雲奪鴻門之妙氣昔法華初唱毫
照普林般若聿宣通身盡笑王城之瑞千載更逢豈非
聖主同諸佛身降茲妙相等諸佛力若符契焉猶秉淵
默之謙虛弘懍焉之至誠為而不宰推而勿居以百姓

之心為心非關諸已荷負無倦攝受四生皇太子臣綱
視膳東廂親承大法以為西巡東狩讚頌以興柴山望
祀詠歌斯作況頂開而受露鞠躬而聞道敢述盛德之
形容以為頌曰

玉牒悠夙青史綿長道沿五勝風殊百王商丘命瑱姬
水開黃河澄待聖海謚期皇方天譬地功歸有梁垂拱
南面克已巖廊權輿教義製造衣裳九韶革響六樂改
張儀鳳婉婉擊石鏘鏘廣修璧水洞啓膠庠輕輶徵聘

旌帛搜揚蘭臺且富廣內斯藏芸香馥蘭綠字摘章文
功既被武跡斯彰題雕臆鏤舌紫支黃南街請質北闕
來王飛旌集翰勒跡書狼銀車引附黑節招荒文同海
截化普龍鄉西踰月窟東漸扶桑卑宮類禹解網如湯
衢室納異明臺引良善旌弗卷諫鼓其鏜萬符集祉百
神啓祥黑丹吐潤朱草舒芳珠懷鏡像星含喜光液池
下鶴高梧集鳳赤羆旦繞素雉朝翔觀玉伯友訪道西
王遊經建木巡指盛唐終非運出豈曰津梁我有無礙

共向圓常玉鑾徐動金輪曉莊紫虬翼軟綠驥騰驤虎
文駐蹕龍驤啓行闌干玉馬照曜天狼玄旄映日翠鳳
晞陽前飛格澤後擁陸梁風移霆掃參差焜煌峩峩寶
座郁郁名香法徒學侶塵沙堵牆慈雲吐澤法雨垂涼
三密不限四辯難量猶茲海寶譬彼山王慧流總被藥
水開芒佛日出世同遣惑霜帝釋歌詠幽祇讚揚空華
競下天琴自張山含影色地入毫光非煙繞氣陸藕開
房澤普三界恩均八方巍巍堂堂爲舟爲航伊臣稽首

萬壽無疆

皇帝問太子省表并見所製大法頌詞義兼美覽以欣然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舞陳律纔暄風心競萼輕禽短
葉尚識音光沐善歡心寧忘撫抃伏惟殿下體高玄蹟
養道春禁牢籠文圃漁獵義河注意龍宮研心寶印雲
聚生什之才並命應王之足探機析理怡然不倦朱華

景月詎此忘罷屬素藏晚節玄英初氣霜竹浮陰風梧
散葉從容雅論實會神衷綢輕生多幸屬此休世踈蹶
奉渥得備磐藩而黏蠅未拔迷象不羈寶沒醉衣珠沈
勇額得聞勝善寧忘歌詠謹上玄圃園講頌一首文慚
綺發思闕彫英徒懷舞蹈之心終愧清風之藻冒昧呈
聞追深赧汗謹啓

玄圃園講頌

并序

竊以寶山峻極貽足未窺慧海遙波輕舟詎泛故以探

沙亂妙類杵迷形百代同昏千年誰啓皇上託應金輪
均符玉鏡低矜苦習續照慈燈鶴樹還春龍泉更曉玄
水躍祥丹陵瀉電功韜火化意覆雲名智慧之光猶初
日照忍辱之力如明月珠天成地平遐肅邇睦澤漏無
底化行靡外滄河鏡渌碧海調風停瑞氣於三辰汎祥
煙於五節鱗羽被解羅之澤黎元沐仁壽之慈於是正
化潛通法輪常轉類空境之傳虛猶懸河之瀉潤儲君
德彰妙象體睿春瓊視膳閒晨遊心法健搦管摘章既

嬖媚錦繡清談論辯亦參差玉照夏啓惡德周頌慙風
乃於玄圃園栖聚息心之英並命陳徐之士樞談永日
講道終朝賓從無聲芳香動氣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
遊彼岸理愜祇園靈塔將涌天華乍落于時藏秋仲節
麗景妍晨氣冷金扉霜浮玉管茲園邃密獨華勝地朱
堂玉砌碧水銀沙鳥韻頽於瓊音樹歲蕤於妙葉液水
穿流蓬山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煙網叨籍殊寵陪奉
塵末預入寶樓竊窺妙簡鳬興藻抃獨瑩心靈敢作頌

曰

皇儀就日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曼鴻芬機乘八解道

照三墳巍巍蕩蕩萬代一君其一重離照景玉潤舒華七

淨標美三善稱嘉降茲法雨普洽生芽連漪義水照曜

文華其二芳園靉靄天宮類寶析論冥空玄機入道密宇

浮清重閣相藻日映金雲風搖銀草其三肩隨接武握寶

靈珠皆抽四照並揆九衢顧惟多缺徒奉瑛瑜終如燕

石更似齊竽其四

答玄圃園講頌啟令

梁昭明太子

得書并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文豔既溫且雅豈直斐然有意可謂卓爾不羣覽以迴環良同愈疾至於雙因八辯彌有法席之致銀草金雲殊得物色之美吾在原之意甚用欣懌遲面乃悉此不盡言統報

爲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梁武帝

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

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
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
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
拯沈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焦種更榮慧日升而長夜
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
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
舉要論經不出兩塗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
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

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
答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

梁簡文帝法寶聯璧序

梁元帝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
發況復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空解生文章之外
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詠歌作焉可略談矣粵乃書稱
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畿居亳今則帝業維揚功施天
下我之自出豈與姚墟石紐譙城溫縣御龍居夏唐杜

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負屨辨方正位車書之所會同
南暨交趾風雲之所沾被西漸流沙武實止戈秉宜生
之劒樂彰治定減庖犧之瑟相兼二八知微知彰將稱
四七如猊如虎寧俟容成翠屋之遊廣成石室之會故
以宗心者忘相歸憑者常樂昔轉輪護法南宮有金龍
之瑞梵天請道東朝開寶蓋之祥盡善盡美獨高皇代
古者所以出師入保冬羽秋籥實以周頌幼冲用資端
士漢盈末學取憑通議大傳之論孟侯小戴之談司業

山川珍異俟郊迎而可知帷幄後言籍墾田而求驗以
今方昔事則不然我副君業邁宣尼道高啓筮之作聲
超姬發寧假卞蘭之頌譬衡華之峻極如渤澥之波瀾
顯忠立孝行修言道博施尚仁動微成務智察舞雩文
分封蟻爰初登仕明試以功德加三輔威行九流董師
虎據操鍛蟬冤津鄉沈濟物仰平分之恩沂岱叩岷民
思後來之政陳蒼畱反裘之化淮海高墨憤之聲威漸
黃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柳朝鮮航海夜郎歛

塞然後體道方震雨施雲行漢用戊申晉維庚午增暉
前曜獨擅元貞恩若春風惠如冬日履道爲輿策賢成
駟降意韋編留神綳帙許商算術王圍射譜南龜異說
東馳雜賦任良弈棊羨門式法箴興琴劍銘自盤盂無
不若指諸掌尋涇辨渭重以鳳豔風飛鸞文飈豎纖者
入無倫大者含元氣韻調律呂藻震玄黃豈俟取譴彥
先詢聞雅主至於鹿園深義龍宮與說遠命學徒親登
講肆詞爲憲章言成楷式往復王粲事軼魏儲酬答蔡

謨道高晉兩似懸鐘之應響猶衢鎮之待酌率爾者踵
武遯聽者風聲是使金堅秘法寶冥夕夢無懷不滅華
胥夜感自非建慧橋明智劍薰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積
忽微歷賢劫而終現泰累迴幹蘊珠藏而方傳加以大
秦之籍非符八體康居之篆有異六爻二乘始闢壁馬
傳兔一體同歸棄犀崇象潤業滋多見思平積本有凝
邈了正相因雖談假績不攝單影即此後心還蹤初焰
俱宗出倒蓮華起乎淤泥並會集藏明珠曜於貧女性

相常空般若無五時之說不生煩惱涅槃爲萬德之宗
無不酌其菁華撮其旨要採彼玳鱗拾茲翠羽潤珠隋
水抵玉崑山每至鶴關旦啟黃綺之儔朝集魚燈夕朗
陳吳之徒晚侍皆仰稟神規躬承睿旨爰錫嘉名謂之
聯璧聯合珠而可擬璧與日而方升以今歲次攝提星
在監德百法明門於茲總備千金不刊獨高斯典合二
百二十卷號曰法寶聯璧雖玉杯繁露若倚兼葭金臺
鑿楹似吞雲夢繹自伏櫪西河攝官南國十迴鳳琯一

奉龍光筆削未勤徒榮卜高之序稽古盛則文慚安國
之製謹抄纂爵位陳諸左方

使持節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年二十七字世
誠

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年四十八字景暢

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彭城劉溉年五十八字茂灌

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官侍南瑯琊王修年四十二字

彥遠

吳郡太守前中庶子南瑯琊王規年四十三字威明
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彭城劉孺年五十五字孝樞
太府卿步兵校尉河南褚球年六十三字仲寶

中軍長史前中庶子陳郡謝僑年四十五字國美

中庶子彭城劉遵年四十七字孝陵

中庶子南瑯琊王樞年四十五字孺通

宣城王友前僕東海徐噉年四十二字彥邕

前御史中丞河南褚灃年六十字士洋

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陳郡袁君正年四十六字世忠

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吳郡陸襄年五十四字師卿
中散大夫瑯琊王藉年五十五字文海

新安太守前家令東海徐摛年六十四字士績

前尚書左丞沛國劉顯年五十三字嗣芳

中書侍郎南蘭陵蕭幾年四十四字德玄

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前僕射京兆韋稜年五十五字威直

前國子博士范陽張綰年四十三字孝卿

輕車長史南蘭陵蕭子範年四十九字景則

庶子吳郡陸罩年四十八字洞元

庶子南蘭陵蕭瑱年四十字文容

秘書丞前中舍人南瑯琊王許年二十五字幼仁

宣城王文學南瑯琊王訓年二十五字懷範

洗馬權兼太舟卿彭城劉孝儀年四十九字子儀

洗馬陳郡謝禧年二十六字休度

中軍錄前洗馬彭城劉蘊年三十三字懷芬

前洗馬吳郡張孝總年四十二字孝總

南徐州治中南蘭陵蕭子開年四十四字景發

平西中錄事參軍典書通事舍人南郡庾肩吾年四十
八字子慎

北中記室參軍潁川庾仲容年五十七字仲容

宣惠記室參軍南蘭陵蕭滂年三十二字希傳

舍人南蘭陵蕭清年二十七字元專

宣惠主簿前舍人陳郡謝嘏年二十五字茂範

尚書都官郎陳郡殷勸年三十字弘善

安北外兵參軍彭城劉孝威年三十九字孝威

前尚書殿中郎南蘭陵蕭愷年二十九字元才

莊嚴旻法師成實論義疏序
梁簡文帝

夫事秉文辭理通氣象涉之者尚迷求之者或躋是以
問玄經於揚子且云不習奏古樂於文侯猶稱則睡歷
校清臺壽王之課不密氣現斗牛南昌之地或爽況乎

慧門深邃入之者固希法海波瀾汎之者未易自使河
濟混淆魔塵紛糾皎皎毒霜童童苦樹善田之苗不吐
意華之彩詎發無常之樓互起閻室之火無暉是以餐
蜜挫糟俱珍異論持牛臥棘競起邪宗自佛日團空正
流蕩垢手擎四鉢始乎鹿園之教身臥雙林終於象喻
之說含生弗等開塞之義因機感受不同淺深之言或
異處處散說本應根緣有不次第各隨羣品金棺已掩
旃檀之炭無追乳池且涸白氈之灰斯盡迦葉入定歡

喜智滅末地之報已終優波之身且謝於是五部橫流
八乾起執尋源既舛取著尤別四相乃無常之刀三聚
爲苦家之質習續不斷稱爲集諦無爲有體介然可求
等智能斷羅漢猶退豈啻千里之舛義起毫釐三豕之
書謬符晉史北轅趨郢木末塞渠譬乎服子論丘利害
不識膠柱鳴瑟燥濕無變自佛滅之後八百餘年中天
竺國婆羅門子名訶梨跋摩梁云師子鎧四種圍陀在
家必習三品慧藏入道彌通師事達磨沙門事均反啟

於是歎微言之已絕傷顏風之不振抗言動論以朱紫
爲先發意吐詞必涇渭由已於是標撮領會商榷異端
刪夷浮詭搜聚貞實造百有二品以爲斯論成則據文
實則明理舉成對壞稱實形虛欲令毗曇外道二途皆
廢如來輪主兩理兼興若夫龍樹馬鳴止筌大教旃延
法勝縈縛小乘兼而總之無踰此說故華氏之王於茲
頂戴樓佉外道結舌無辭百流異出同歸一海萬義區
分總乎成實豈止鼓腹涅槃旗靡轍亂雞鳴真諦喪精

掩色多歷年所復寡英才粵我大梁炎圖啟運皇帝含
天包地之德春生夏長之仁以本誓願率化斯土梵輪
常轉三寶現前甘露聿宣四部無厭有莊嚴旻法師羽
儀鸞鳳負揭光景深以通志神以知來其跡同凡其源
莫測故以心包四忍行合三空慧比文殊玄如善吉總
持均阿難之德樂說有富樓之功思媚我皇起予正法
宣弘此論大盛乎京師負笈爭趨懷鉛來遠無勞冠軍
之勢自傾衛客固有華陰之德人歸成市擬儀舍衛超

邁泗洙西關自恥南宮不競湘宮寺智禳筆札之功不
殊法汰之報安石清辯之妙何止道林之折子猷凡如
千卷勒成一部法師大漸深相付囑豈直田生之亡獨
臥施讎之手馬公之學方由鄭氏而陳其義云

內典碑銘集林序

梁元帝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鵲園善
誘馬苑弘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銀身
自像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厯七霄而光曜晉王

畫像經五帝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玄度斯數子者亦
一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
稱興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
人班固碩學尚云讚頌相似陸機鉤深猶聞碑賦如一
唯伯喈作銘林宗無愧德祖能誦元常善書一時之盛
莫得係踵況般若玄淵真如妙密觸言成累係境非真
金石何書銘頌誰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
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立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

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伊師之席
道林見重陪飛龍之座我眉廬阜之賢鄴中宛鄧之哲
昭哉史冊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斯焉尚矣夫世代亟
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
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
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
或缺復博涉體制不工能使艷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
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

所謂菁華無以間也予幼好雕蟲長而彌篤遊心釋典
寓目詞林頃常搜聚有懷著述譬諸法海無讓波瀾亦
等須彌歸同一色故不擇高卑唯能是與儻未詳悉隨
而足之名爲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將來君子或
裨觀見焉

禪林妙記前集序

唐釋玄則

一切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報身
謂萬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現今釋迦牟尼佛者

法身久證報身久成今之出現蓋化身耳謂於過去釋迦佛所發菩提心願同其號故今成佛亦號釋迦三無數劫修菩薩行一一劫中事無量佛中間續遇定光如來以髮布泥金華奉上尋蒙授記得無生忍然一切佛將成佛時必經百劫修相好業其釋迦發心在彌勒後當以逢遇弗沙如來七日翹仰新新偈讚遂超九劫在前成道將欲成時生兜率天號普明菩薩盡彼天壽下閻浮提現乘白象入母右脅其母摩耶夢懷白象梵仙

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王若夢白象必生聖子母從此
後調靜安泰慈辯日異菩薩初生大地震動身紫金色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生已四方各行七步爲
降魔梵發誠實語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抱入天祠天像
悉起阿私陀仙合掌歎曰相好明了必爲法王自恨當
死不得見佛斯則淨飯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祖號
師子頰父名淨飯母曰摩耶代代爲輪王姓瞿曇氏復
因能事別姓釋迦朗悟自然藝術天備雖居五欲不受

欲塵遊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門還入宮中深生厭
離忽於夜半天神扶掖言遂騰寶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
知其非道便依正觀以取菩提時有牧牛女人煮乳作
糜其沸高踊牧女驚異以奉菩薩菩薩食之氣力充實
入河洗浴將登岸時樹自低枝引菩薩上菩薩從此受
吉祥草坐菩提樹惡魔見已生瞋惱心云此人者欲空
我界即率官屬十八億萬持諸苦具來怖菩薩促令急
起受五欲樂又遣妙意天女三人來惑菩薩爾時入勝

意慈定生憐愍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三妙天女化爲
慶鬼降魔軍已於二月八日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既成
佛已觀衆生根知其樂小未堪大法即趣波羅柰國度
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其
後說法度人之數大集菩薩之會甚深無相之談神通
示現之力經文具之矣又於一時升忉利天九旬安居
爲母說法時優闍國王及波斯匿王思慕佛德刻檀畫
甍以寫佛形於後佛從忉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

佛摩其頂曰汝於未來善爲佛事佛像之興始於此矣
化緣將畢時徒厭怠佛便告衆却後三月吾當涅槃復
記後事如經具說然如來實身常在不滅故法華云常
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今生滅者是佛化身爲欲汲引
現同其類所以受生復欲令知有爲必遷所以示滅又
衆生根熟所以現生衆生感盡所以現滅佛涅槃後人
天供養起諸寶塔又大迦葉召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
從鐮鬚入誦出佛經一無遺漏如瓶瀉水置之異器一

百年外有鐵輪王字阿輪柯亦名阿育役御神鬼於一日中天上人間造八萬四千舍利寶塔其佛遺物衣鉢杖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逮漢明感夢金軀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又吳主孫權燒椎舍利無所變壞爰及浮江石像汎海瑞容般若冥力觀音密驗別記具之事多不錄

禪林妙記後集序

竊聞象分庖卦克讚神明之德訓啓箕疇載穆彝倫之

敘自茲已降述者尤多莫不叶璿政而增輝仞金闥而
聳價矧乎真乘上智津萬有以興言秘藏圓音鑒言百靈
而暢旨燭迷均於麗景清神比於甘露自非六璫踐位
四輪飛德豈能探賾至真研機妙本是知茂於道者其
教孔修昌於業者其文伊煥伏惟皇帝陛下徇齊纂極
聖敬凝旒十善揚仁化柔蟠竈之表四等調俗風高胥
燧之前猶且峻玄範而摘詞藻常源而衍鑒需垂汗綽
留思給園遂以匠物之餘親迂睿旨正名之末持繕嘉

題僧等荷鎔施之恩絨紹隆之澤爰初肅召載惕中襟
伏以聖旨難晞玄津罕涉空思測管嗟混沌之未開寔
賴叫閤時象罔其如得蘭臺太史兼左侍極應山縣開
國侯某獎鑒弗疲閱覽無滯乃相與拳恕林之英萼繳
耆山之迅羽搜八藏之殊珍控三點之靈液用成一部
勒爲十卷較其精詣事絕稱言然以教海既中法門猶
廣雖要妙之旨已具前修而博瞻之文終資別錄竊以
登荆山者思有獻於連城遊楚濱者願納貢於包匭況

龍宮逸實照爛於情田鹿苑遺芳芬葩於字葉苟懷貞
藹孰忘薦奉加以成貸有循明規在屬方肆披簡則琳
琅畢炫擬之區別則蘭菊自分有導斯來譬東瀛之沃
澮各歸所應類南籥之宮徵以義相屬凡建十章章分
上下成二十卷經尋一千五百餘軸義列三百六十餘
條所建十章輒成四例初二立真俗之境次雙明染淨
之由中四坦修證之塗後兩垂汲引之範相次爲敎各
隸多目俾大義粲然至言罔墜駿千門之列敞侈百隧

之兼儲同夫曉宿編珠誠不倫而磊落春叢綴錦諒非
工而彬布寔由玄覽深契故使與旨冥歸伊其不紊抑
有憑矣然則一毛可以知鳳彩故所錄未多雙飛不足
罄鳬洲故餘美難極既限金口之誨良無玉屑之譏其
間剖削毫芒斟酌去取恐貽謬於千里每加審於三復
粵以龍朔三年五月十七日省奉綸言迄今麟德元年
五月四日前後二部汗青畢具前則簡而能暢後則博
而無雜庶可以振釋網之宏綱總法門之要鍵開息心

之勝躅備多聞之靈囿伏願醍醐上味永沃神衷般若明珠長輝睿握斯文不墜真宗與日月俱懸茲福無疆寶祚將穹壤齊固云爾

法苑珠林序

李儼

洎夫六爻爰起八卦成列肇有書契昭乎訓典鳳篆龍圖金簡玉字百家異轍萬卷分區雖理究精微言殫物範而紀情括性未出於寰中原始要終詎該於俗外而有藏史之說園吏之談寶經浮誕錦籍紆怪同鑊冰而

無成若書空而匪實與夫貫華妙旨寫貝葉玄詞二乘
之宏博八藏之沈秘競以淺深較其優劣亦猶蟻垤之
小比峻於嵩華牛溲之微爭長於江漢夫其顯了之義
隱密之規解脫之門總持之苑前際後際竝契真如初
心末心咸歸正覺導迷生於慾海情塵共心垢同消引
窮子於慈室衣寶與髻珠雙至化溢恒沙之境功被微
塵之劫大哉至矣不可得而稱焉洎偕雨微周佩日通
漢蔡惜西涉竺蘭東遊金口之詞寶臺之旨盈縑積籀

被乎中域而卷軸繁夥條流深曠實相真源卒難詳覽
暨我皇唐造物聖上君臨玄教聿宣緇徒允合傳輝寫
液照潤區宇梵響誦音唱咽都甸弘宣之盛指喻難極
屬有西明大德道世法師者字玄暉釋門之領袖也幼
嶷聚砂落飾絲衣之歲慈殷接蟻資成具受之壇戒品
圓明與吞珠而等護律義精曉隨照鏡而同欣愛慕大
乘洞明實相爰以英博召居西明遂以五部餘閒三藏
遍覽以為古今綿代製作多人雖雅趣佳詞無足於傳

記所以摹文囿之菁華嗅大義之薈藹以類編錄號曰
法苑珠林總一百篇勒成十帙義豐文約紐虞氏之博
要跡宣道鏡晞祐上之弘明其言以美其道斯著舉至
賾而無遺包妙門而必盡粵以有唐麟德三年歲在攝
提律維姑洗五月十日纂集斯畢庶使緝玄詞者探卷
而得意珠軌正道者披文而飲甘露繹之以知微觀之
而覩與與環景而齊照將璇穹而共久

廣弘明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卷二十一

唐 釋道宣 撰

答雲法師請開講書

梁昭明太子

統覽近示知欲見令道義夫釋教凝深至理淵粹一相
之道杳然難測不二之門寂焉無響自非深達玄宗精
解妙義若斯之處豈易輕辨至於宣揚正教在乎利物
耳弟子之於內義誠自好之樂之然鉤深致遠多所未

悉爲利之理蓋何足論諸僧並入法門遊道日廣至於
法師彌不俟說云欲見飡稟良所未喻想得此意不復
多云統和南

上昭明太子啓

釋法雲

釋法雲啓殿下以生知上識精義入神自然勝辯妙談
出俗每一往復闔筵心醉眞令諸天讚善實使釋梵雨
華貧道雖幼知向方而長無成業筮之濫吹聖明而識
慚無退者豈不願飡幽致敢祈仰者誠在希聞妙說今

猥蒙啓旨未許羣情退思輕脫用深悚懼渴仰有實飢
虛非假循思檢願重以祈聞唯希甘露當開用得永祛
鄙吝伏願四弘本誓曲允三請懇懃謹啓

答雲法師書

梁昭明太子

重覽來示知猶欲令述義不辯爲利具如前言甘露之
開彌慚來說若止是略標義宗無爲不爾但愧以魚目
擬法師之夜光耳統和南

謝敕賚水犀如意啓

臣統啓應敕左右伯佛掌奉宣勅旨垂賚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王照彩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雕削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之簪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王式碩儒忻驪駒之辨熊飾寶刀子桓恧其大賚犛牛輕拂張敞慚其舊儀殊恩特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啓事以聞謹啓

解二諦義令旨

并問答

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弘遠明道之方其
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
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
達其致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二名俗諦真
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諦俗諦以定體立
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
真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爲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
有前後於義非便真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真而生

正可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實義即是平等更無異法
能爲雜間俗者即是集義此法得生浮僞起作第一義
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最勝最妙無能及者
世者以隔別爲義生滅流動無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
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爲世諦此即文證褒
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真俗世等以一義說第一
義諦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第一義亦第一世既浮
僞更無有義所以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爲義真諦審

實是真俗諦審實是俗真諦離有離無俗諦即有即無
即有即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爲中道真是中道以
不生爲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爲體

南澗寺慧超諂曰浮僞起作名之爲俗離於有無名之
爲真未審浮僞爲當與真一體爲當有異令旨答曰世
人所知生法爲體出世人所知不生爲體依人作論應
如是說若論真即有是空俗指空爲有依此義明不得
別異又諮真俗既云一體未審真諦亦有起動爲當起

動自動不關真諦令旨又答真理寂然無起動相凡夫
惑識自橫見起動又諮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無起
動而凡夫橫見令旨又答若有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
動而見動所以是橫又諮若法無起動則唯應一諦令
旨又答此理常寂此自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唯應
有兩不得言一又諮爲有橫見爲無橫見令旨又答依
人爲語有此橫見又諮若依人語故有橫見依法爲談
不應見動令旨又答法乃無動不妨橫者自見其動

丹陽尹晉安王蕭綱諮曰解旨依人爲辯有生不生未
審浮虛之與不生只是一體爲當有異令旨答曰凡情
所見見其起動聖人所見見其不生依人爲論乃是異
體若語相即則不成異具如向釋不復多論又諮若真
不異俗俗不異真豈得俗人所見生法爲體聖人所見
不生爲體令旨答即俗知真即真見俗就此爲談自成
無異約人辨見自有生不生殊又諮未審俗諦之體既
云浮幻何得於真實之中見此浮幻令答真實之體自

無浮幻惑者橫構謂之爲有無傷真實體自虛玄又諮
聖人所見見不流動凡夫所見自見流動既流不流異
愚謂不得爲一令答不謂流不流各是一體正言凡夫
於不流之中橫見此流以是爲論可得成一又諮真寂
之體本自不流凡夫見流不離真體然則但有一真不
成二諦令答體恒相即理不得異但凡見浮虛聖觀真
寂約彼凡聖可得立二諦名

招提寺慧琰諮曰凡夫見俗以生法爲體聖人見真以

不生爲體未審生與不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而得辨
一令答曰凡夫於無稱有聖人即有辯無有無相即此
談一體又諮未審此得談一一何所名令答正以有不
異無無不異有故名爲一更無異名又諮若無不異有
有不異無但見其一云何爲二令答凡夫見有聖人見
無兩見既分所以成二又諮聖人見無無可稱諦凡夫
見有何得稱諦令答聖人見無在聖爲諦凡夫審謂爲
有故於凡爲諦

栖玄寺曇宗諮曰聖人爲見世諦爲不見世諦令答曰
聖知凡人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復見此又諮聖人既
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教化衆生令答聖人無惑自不
見世諦無妨聖人知凡夫所見故曲隨物情說有二諦
又諮聖人知凡見世諦即此凡夫不令答此凡即是世
諦聖人亦不見此凡又諮聖既不見凡焉知凡見世諦
令答聖雖自無凡亦能知有凡自謂爲有故曲赴其情
爲說世諦

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諮曰未審真俗既不同豈得相即之義令答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人所得自見其有見自不同無妨俗不出真外又諮未審既無異質而有二義爲當義離於體爲當即義即體令答更不相出名爲一體愚聖見殊自成異義又諮凡夫爲但見俗亦得見真令答止得見俗不得見真又諮體既相即寧不覩真令答凡若見真不應覩俗覩俗既妄焉得見真

靈根寺僧遷諮曰若第一以無過爲義此是讚歎之名

真離於俗亦應是讚歎之名令答曰即此體真不得言
歎第一義諦既更立美名所以是歎又諮無勝我者既
得稱讚歎我體即真何故非歎令答無勝我者所以得
稱讚歎我體即真亦是我真故非讚歎又諮我無過者
所以得稱讚歎我是不僞何得非讚令答不僞直是當
體之名如人體義謂之解義正足稱其實體豈成讚歎
又諮此法無能出者焉得即是讚歎令答既云無出非
讚如何

羅平侯蕭正立諮曰未審俗諦是生法以不令答曰俗諦之體正是生法又諮俗既橫見何得有生令答橫見爲有所以有生又諮橫見爲有實自無法實既無法說何爲生令答即此生法名爲橫見亦即此橫見名爲生法又諮若是橫見不應有生若必有生何名橫見令答既云橫見實自無生但橫見爲有有此橫生

衡山侯蕭恭諮曰未審第一義諦既有義目何故世諦獨無義名令答曰世既浮俗無義可辨又諮若無義可

辨何以稱諦令答凡俗審見故立諦名又諮若凡俗見
有得受諦名亦應凡俗見有得安義字令答凡俗審見
故諦名可立浮俗無義何得強字爲義又諮浮俗雖無
實義不無浮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義名令答
正以浮俗故無義可辯若有義可辯何名浮俗

中興寺僧懷諮曰令旨解言真不離俗俗不離真未審
真是無相俗是有相有無相殊何得同體令答曰相與
無相此處不同但凡所見有即是聖所見無以此爲論

可得無別又諮既是一法云何得見爲兩見既有兩豈
是一法令答理乃不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又諮見既
有兩豈不相違令答法若實兩可得相違法常不兩人
見自兩就此作論焉得相乖又諮人見有兩可說兩人
理既是一豈得有兩令答理雖不兩而約人成兩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諮曰第一義諦其義第一德亦第
一不令答曰義既第一德亦第一又諮直言第一已包
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繁複令答直言第一在義猶

昧第一見義可得盡美又諮若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加以德字可得盡美令答第一是德豈待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又諮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似有所局令答第一表德復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吳平世子蕭勵諮曰通旨云第一義諦世諦褒貶立名真俗二諦定體立名尋真諦之理既妙絕言慮未審云何有定體之旨令答曰談其無相無真不真寄名相說

以真定體又諮若真諦無體今寄言辯體未審真諦無相何不寄言辯相今答寄言辯體猶恐貶德若復寄言辯相則有累虛玄又諮真諦玄虛離於言說今既稱有真豈非寄言辯相今答寄有此名名自是相無傷此理無相虛寂又諮未審此寄言辯體爲是當理爲不當理今答無名而說名不合當理又諮若寄言辯名名不當理未審此寄將何所說今答雖不當理爲接引衆生須名相說

宋熙寺慧令諮曰真諦以不生爲體俗諦以生法爲體
而言不生即生生即不生爲當體中相即爲當義中相
即令答云體中相即義不相即又諮義既不即體云何
即令答凡見其有聖觀其無約見成異就體恒即又諮
體既無兩何事須即令答若體無別兩緣見有兩見既
兩異須明體即又諮若如解旨果是就人明即令答約
人見爲二二諦所以名生就人見明即此亦何妨

始興王第五男蕭曄諮曰真諦稱真是實真不令答曰

得是實真又諮菩薩會真之時爲忘俗忘真不令答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又諮若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忘俗忘真何謂實真令答若存俗存真何謂實真正由兩遣故謂實真又諮若忘俗忘真而是實真亦應忘真忘俗而是實俗令答忘俗忘真所以見真忘真忘俗彌見非俗又諮菩薩會真既忘俗忘真今呼實真便成乖理令答假呼實真終自忘真兩忘稱實何謂乖理

興皇寺法宣諮曰義旨云俗諦是有是無故以生法爲

體未審有法有體可得稱生無是無法云何得有生義
令答曰俗諦有無相待而立既是相待故並得稱生又
諮若有無兩法並稱爲生生義既一則有無無異令答
俱是凡夫所見故生義得同是有是無焉得不異又諮
若有無果別應有生不生令答既相待立名故同一生
義

程鄉侯蕭祇諮曰未審第一之名是形待以不令答曰
正是形待又諮第一無相有何形待令答既云第一豈

得非待又諮第一是待既稱第一世諦待於第一何不
名爲第二若俗諦是待而不稱第二亦應真諦是待不
名第一令答若稱第一是待於義已足無假說俗第二
方成相待又諮若世諦之名不稱第二則第一之稱無
所形待令答第一褒真既云相待世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宅寺法雲諮曰聖人所知之境此是真諦未審能知
之智爲是真諦爲是俗諦令答曰能知是智所知是境
智來冥境得言即真又諮有智之人爲是真諦爲是俗

諦令答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諦又諮未審俗諦之人
何得有真諦之智令答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真智
又諮此人既冥無生亦應不得稱人令答冥於無生不
得言人既名相說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諮曰爲於真諦中見有爲俗諦中見有令
答曰於真諦中橫見有俗又諮俗諦之有爲實爲虛令
答是虛妄之有又諮爲當見妄爲當見有令答見於妄
有又諮無名相中何得見有名相令答於無名相見有

名相所以妄有又諮於無名相妄見爲有譬如火熱惑者言冷得就熱中有冷相不若於無相而有名相亦於火中應有此冷令答火自常熱妄見有冷此自惑冷熱不嘗異

湘宮寺慧興諮曰凡夫之惑爲當但於真有迷於俗亦迷令答曰於真見有此是迷真既見有俗不成迷俗又諮若使解俗便成解真若不解真豈得解俗令答真理虛寂惑心不解雖不解真何妨解俗又諮此心不解真

於真可是惑此心既解俗於感應非惑令答實而爲語
通自是惑辨俗森羅於俗中各解

莊嚴寺僧旻詔曰世俗心中所得空解爲是真解爲是
俗解令答可名相似解又詔未審相似爲真爲俗令答
習觀無生不名俗解未見無生不名真解又詔若能照
之智非真非俗亦應所照之境非真非俗若是非真非
俗則有三諦令答所照之境既即無生無生是真豈有
三諦又詔若境即真境何不智即真智令答未見無生

故非真智何妨此智未真而習觀真境豈得以智未真而使境非真境

宣武寺法寵諮曰真諦不生不滅俗諦有生有滅真俗兩義得言有異談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義亦得有二不令答曰體亦不得合從於義又諮未審就凡聖兩見得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兩體令答理不相異所以云一就凡聖兩見得有二體之殊又諮若使凡者見有聖人見無便應凡夫但見世諦有聖人應見

太虛無令答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虛得名由於相待
既由待生並凡所見又諮凡夫所見空有得言是一不
令答就凡爲語有實異無約聖作談無不異有

建業寺僧慙諮曰俗人解俗爲當解俗參差而言解俗
爲當見俗虛假而言解俗令答曰只是見俗參差而言
解俗又諮俗諦不但參差亦是虛妄何故解參差而不
解虛妄令答若使凡夫解虛妄即是解真不解虛妄所
以名爲解俗

光宅寺敬脫諮曰未審聖人見真爲當漸見爲當頓見
令答曰漸見又諮無相虛懷一見此理萬相並寂未審
何故見真得有由漸又諮未審一得無相並忘萬有爲不
寂不妨見有由漸又諮未審一得無相並忘萬有爲不
悉忘令答一得無相萬有悉忘又諮一得無相忘萬有
者亦可一得虛懷窮彼真境不應漸見令答如來會寂
自是窮真淺行聖人恒自漸見又諮若見真有漸不可
頓會亦應漸妄萬有不可頓忘令答解有優劣故有漸

見忘懷無偏故萬有並寂

解法身義令旨

并問答

法身虛寂遠離有無之境獨脫因果之外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豈是稱謂所能論辨將欲顯理不容默然故隨從言說致有法身之稱天竺云達摩舍利此土謂之法身若以當體則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說則是相待立名法者軌則爲旨身者有體之義軌則之體故曰法身略就言說粗陳其體是常住身是金鋼身重加研覈

其則不爾若定是金鋼即爲名相定是常住便成方所
所謂常住本是寄名稱曰金鋼本是譬言說及談實體則
性同無生故云佛身無爲不墮諸法故涅槃經說如來
之身非身是身無量無邊無有足迹無知無形畢竟清
淨無知清淨而不可爲無稱曰妙有而復非有離無離
有所謂法身

招提寺慧琰諮曰未審法身無相不應有體何得用體
以釋身義令答曰無名無相乃無體可論寄以名相不

無妙體又諮若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則寄以名相不成
無相令答既云寄以名相足明理實無相又諮若寄以
名相而理實無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令答寄言軌物
何得無體又諮亦應寄言軌物非復無相令答軌物義
邊理非無相所言無相本談妙體又諮真實本來無相
正應以此軌物何得隱斯真實強生言相令答真實無
相非近學所窺是故接諸庸淺必須寄以言相

光宅寺法雲諮曰未審法身常住是萬行得不令答曰

名相道中萬行所得又諮既爲萬行所得豈是無相若
必無相豈爲萬行所得令答無名無相何曾有得寄以
名相假言有得又諮實有萬行實得佛果安可以無相
全無所得令答問者住心謂實有萬行今謂萬行自空
豈有實果可得又諮現有衆生修習萬行未審何故全
謂爲無令答凡俗所見謂之爲有理而檢之實無萬行
又諮經說常住以爲妙有如其假說何謂妙有令答寄
以名相故說妙有理絕名相何妙何有

莊嚴寺僧旻諮曰未審法身絕相智不能知絕相絕知
何得猶有身稱令答曰無名無相曾有何身假名相說
故曰法身又諮亦應假名相說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
智知不可以識識令答亦得寄名相慧眼所見又諮若
慧眼能見則可以智知若智不能知則慧眼無見令答
慧眼無見亦無法可見又諮若云無見有何法身令答
理絕聞見實無法身又諮若無法身則無正覺正覺既
有法身豈無令答恒是寄言故有正覺正覺既在寄言

法身何得定有

宣武寺法寵諮曰未審法身之稱爲正在妙本金姿丈六亦是法身令答曰通而爲論本迹皆是別而爲語止在常住又諮若止在常住不應有身若通取丈六丈六何謂法身令答常住既有妙體何得無身丈六亦能軌物故可通稱法身又諮若常住無累方稱法身丈六有累何謂法身令答衆生注仰妄見丈六丈六非有何有實累又諮若丈六非有指何爲身令答隨物見有謂有

應身又諮既曰應身何謂法身令答通相爲辨故兼本迹覈求實義不在金姿

靈根寺慧令諮曰未審爲以極智名曰法身爲以絕相故曰法身令答曰無名無相是集藏法身圖極智慧是實智法身又諮無名無相則無身不身既有法身何謂無相令答正以無相故曰法身又諮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相非復法身令答既是無相智慧豈非法身又諮如其有身何名無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令答

於無名相假說法身又諮若假說法身正存名相云何
直指無相而謂法身令答既於無相假立名相豈得異
此無相而說法身

靈味寺靜安諮曰未審法身乘應以不令答曰法身無
應又諮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何謂法身令答
曰本以軌則之體名爲法身應化之談非今所軌又諮
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既爲物軌豈無應化令答衆生注
仰蒙益故云能爲物軌化緣已畢何所應化又諮若能

益衆生便成應化若無應化何以益物令答能生注仰
軌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塵俗又諮既生注仰豈無應
化若無應化注仰何益令答正由世尊至極神妙特深
但令注仰自然蒙祐若應而後益何謂至神不應而益
故成窮美若必令實應與菩薩豈殊

謝勅賚看講啓

臣統啓主書管萬安奉宣勅旨以臣今講竟曲垂勞問
伏以正言深奧總一羣經均斗杓以命四時等太陽而

照萬國臣不涯庸淺輕敢奉宣莫測天文徒觀王府慚
悚交并寢興無寘仰降中使俯賚光臨榮荷殊慈靡知
啓處不任下情謹附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參解謹啓

臣統啓主書周昂奉宣勅旨垂參臣今解講伏以至理
希夷微言淵奧非所能鑽仰遂以無庸叨茲宣釋將應
讓齒反降教胄之恩允宜尚學翻荷說經之詔竊以挾
八威之策則神物莫干服九丹之華仙徒可役臣仰承

皇威訓茲學侶奉揚聖旨洞曉羣儒鼓治異師陶鈞久
滯方便慧施恧其短長公孫罷其堅白王生挫辯既盡
神氣法開受屈永隱東峯中使曲臨彌光函席仰戴殊
慈不知啓處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謝敕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臣統啓後閣應敕木佛子奉宣勅旨垂賚制旨大般涅槃
經講疏一部十袞合目百一卷寒鄉覩日未足稱竒
採藥逢仙曾何譬喜臣伏以六爻所明至邃窮於幾象

四書所總施命止於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辨所寶城之
教網羅真俗開茲月滿之文方當道洽大千化均百億
雲彌識種雨遍身田豈復論唐帝龜書周王策府何待
刊寢孟津屏黜丘索甘露妙典先降殊恩揣已循愚不
勝慶荷不任頂戴之至謹奉啓

謝勅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臣統啓宣詔王慧寶奉宣敕旨垂賚制旨大集經講疏
二袞十六卷甘露入頂慧水灌心似閤遇明如飢獲飽

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坊匪文匪理三詮雲集四辯言而未極八聲闡而莫窮俯應天機垂茲聖作同真如而無盡與日月而俱懸但觀寶春山獲珠大海臣實何能恒蒙誘被張奏谷筆豈足陳心抗袖長言未伸歌舞不任喜荷之至謹奉啓謝聞謹啓

答廣信侯書

梁簡文帝

王白仰承比往開善聽講涅槃縱賞山中遊心人外青松白露處處可悅竒峯怪石極目忘歸加以法水晨流

天華夜落往而忘反有會昔言王牽物從務無由獨往
仰此高蹤寸心如結謹白

與廣信侯書

王白闊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願比怡和伏承淨
名法席親承金口辭珍鹿苑理愜鷺山微密秘藏於斯
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炳亦乃意蘂晨
飛況兄慧思弘明本長內教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正之
路流般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爲秋實王每

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
日餘退休傍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
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今卷帷之
部乘傳一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挹懸河無仲承
稟空無所有不瑩情靈緣癡有愛自嗟難拔兼下車已
來義言益少舊憶已盡新解未餐既慚口誦復非心辯
永謝寫瓶終慚染氎況慈雲旣被智海亦深影末波餘
希時灑拂但睽違轉積興言盈臉願加敬納言不宣意

謹白

答王心要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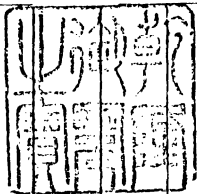
梁蕭映

廣信縣開國侯蕭映惶恐死罪信至奉誨清言兼紙文
彩巨麗慰喻綢繆比日寒霜慘切伏願興居和念民富
重殷無過仰損下官智昏識闇學淺人凡遂得擁卷琬
階親奉教義耳餐甘露心承制說天恩淵深叡情廣與
三明一鑒釋滯義於久迷四辯既陳闡難思而頓解豈
漢皇夢迹而梵響復弘雖晉帝留心而微言始見每至

夕趨瓊筵晨登朱陛不曾不憶芳林勝集玄圃法座殿
下曳舄寶雲或從容而問道拖裾博望乍折角而解頤
于時謬齒末筵預聞清論親奉話言數陪顏色至於今
者講席殿下限同分陝謬頒天獎猶及下官誰不欽仁
寧無戀德傾心東注恒以係仰爲先下官蒙蔽久已仰
慕雖聞妙義愚心難啓方欲馳驚粉鄉訪疑下席忽逢
令旨垂覓波餘尋讀戰皇俯仰慚恚庶爲恩諄少泰下
情正當慈雲智海翻以仰屬謝瓶慚艷寶歸庸菲下官

感緣既積塵累未消近攝衛垂方遂中途感疾不得餐
承究竟闢開末品徒自剋責終關緣運不審比日何以
怡神披閱儒史無乃損念下官每訪西郵備餐令德仰
承觀矚於章華之上或聽訟於甘棠之下未嘗不文翰
紛紛終朝不息清論玄談夜分乃寐春華之容登座右
而升堂秋實之實應虛右而入室文宗義府於焉總萃
唯此最樂實驗茲辰下官昔遊梁苑曲蒙眷顧今者獨
隔清顏久睽接仰傾心已結興言涕歔唯冀音旨時賜

沾及伏願珍重尋更下承曲奉恩誨用深銘荷映死罪
死罪



廣弘明集卷二十一